

颜斗作品集

赌宫风云

中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颜斗作品集之(11)

赌宫风云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①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: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11)

赌 宫 风 云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24 印张

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T-80506-559-X/I·169

定价: 2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昆仑山内多英才，智灵人聪福如海，
百次激斗传艺业，十年磨剑栋梁裁。一日
突逢惊变起，满门俱戕独留君。赌君旧事
成追忆，血债还需血来还。惊海三千尺，
龙穴百日功，多逢故日友，千里索仇踪。
少女赌惊激，血蜂独贪逢，飞花赌水总是
空，佛门之中我从容。

目 录

第 七 章	少女第情	251
第 八 章	廿年第一理	287
第 九 章	赌者无敌	329
章 十 章	顺手之第	365
第十一章	情第林中	407
章十二章	以情交友	455

第七章 少女倾情

此时。

一春子秀子离他最近，扑上去意欲扳开他的牙关，却无法扳动。

霓婆斜过身来，伸手“啪！”的一记耳光，往他脸上扫去。

可能是来得十分突然的原故，刘英豪牙关一松，脱了下来，但手臂上的鲜血，却如泉水般地涌出。

霓婆手起将刘英豪的手臂打开，接着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身负如此血海深仇，正应妥为珍惜身体，发奋以图报仇血恨，令师伯临死之前尚且念念不忘，遗训言犹在耳。”

“你这种举动，乃是弱者行为，岂不怕人为之讥

笑？”

“俗语道：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，何必急于一时？”

“今后凡事应重理智，切忌冲动、浮躁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接着又道：“武林中多少人为你师门，不幸而不惜性命奔走，就以雷公，眼前武当三位来说，俱都甘冒绝大危险，拼着牺牲性命，无非有感贵派正义可敬，景仰上官上人德能兼备，最终的目的，不用说相信你也知道，那是希望将行凶之人绳之于法，贵派不久得以重振武林。”

“倘若你一时冲动而不可收拾，你非但对不起师门，同时你也对不起这许多基于正义，而乐于奔命的武林朋友，你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……”

倏然，刘英豪一声叫道：“请你不要再说下去……”

仅只说出这么短短一句话，他已言不成声，只见他，两行热泪，簌簌而落，胸前衣襟湿成一片。

霓婆也感到一时说溜了咀，责之甚深，唯恐他承受不了，遂也不再言语。

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一春子秀才师侄两人分别将地上横七倒八的尸首埋了。

将近二十具尸首，着实也费了不少时间。

刘英豪痴愣愣地，有如老僧人入定般不响不动。

自从霓婆打过一耳光之后，他就一直如此。

事因一阳子与霓婆都曾身受重伤，不敢移动，众人也就在这谷中露宿一宵。

转眼月上树梢，众人只因日间经过一场生死眼斗，身心俱疲，不大工夫，均已沉沉睡去。

蓦地。

众人睡意正浓中，忽听“啪！”的一响。

霓婆虽然受伤疲累，但她武协造诣却非泛泛，惊觉性仍甚高，闻声立张双眼，如电般向四面八方扫去。

忽听一春子秀才“噢！”地叫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他上那儿去了？”

霓婆闻声只当敌人来袭，匆忙中未及注意身旁人数，这一听说，连忙移目一看，身旁却不见了刘英豪的影子。

女人究是女人，无论她年龄多大，学识多高，却总难脱除女人气息。

这一失去刘英豪刘英豪的踪影，不由自主地高声呼道：“豪儿！豪儿！”

就在此时。

远远地却有一条黑影，如飞般朝另一座山头纵去。

那条黑影，正是霓婆高声叫唤的刘英豪，他趁众人熟睡之际，偷偷地溜出山谷，也只溜出山谷不远，蓦地，他忽然想起霓婆等人的伤累交加，熟睡未醒，设若此刻有敌暗袭，必为敌人暗算。

思想至此。

刘英豪猛然刹住去势，寻了个隐蔽之处，随手捡起一颗石头，两指一弹，向谷中射去。

直到霓婆高声叫唤，他心知霓婆等人必然立即转移安全之地，这才不声不响，暗中展出轻功，离开山谷。

刘英豪不辞而别，甚至连有恩于他的霓婆也不说上一声，其中实有他的道理。

当他一见玄空师伯遗物，他已下定决心，师门这一血海深仇，绝不仰仗他人，他必须凭个人的力量，将那些恶人赶尽杀绝。

如他将心事道出，霓婆必不肯放他单独行动，他只有采取溜走一途。

心意虽决，但接踵而来的却使他感到无所适从。

目光到处，只觉敌岗起伏，树丛处处，设非星月当空，简直难辨方向。

赌 宫 风 云

昆仑山脉，盘蜒何止千里，他不知该往那一角落找寻敌踪。

他四顾一下，信步一顿，身形凌空而起，迳自飞林越岗而行。

倏忽间他已越过一座山顶，接着，连连又翻越数座山峰，奇怪地却没有发现半个人影，这便使他渐感不耐。

蓦地。

他忽想起霓婆被困的死谷，当时除却九星八魁，尚有数人逃去，如若自己守住死谷不离，那逃去的人必定引人前来报复，根本无须多费脚力四处找寻。

如今追悔已然不用……他静静地想了一下，俄顷，他微微一笑，忖道：“我何不如此，怕敌人不循声追来？”

刘英豪倏然高吭一声长啸，啸声尖厉，直穿云霄，四山回应，历久不绝。

就在这啸声甫落未落之际，蓦地，身后一声嗔叱：“穷嚷嚷些什么……”

声音倏忽间已来到他的身后，劲风卷拂中，发话之人，竟然打从他的头顶飞过。

那人身手极为轻妙地落在他的身前，双眼发直的瞪视着地面，一动不动。

盖因那一阵劲风拂过，却夹杂着一股芝兰气息，这股香味，猛然使他想起似甚熟悉，却一时细想不出在那里闻过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那人全身上下，一色青衣，脸形如画，两点漆黑发亮的明眸，秀挺的鼻梁，一张小巧丰润的樱唇，使人有甜蜜可爱的感觉。

刘英豪不住地在她那青衣上看了数睦，陡然，他恍然大悟般“啊！”了一声，心中忖道：“敢情就是你干的好事……这一身青衣，这一股芝兰气息，偷我烤兔的不是她是谁？险险害我误会莲儿所为……”

正思忖间，那青衣少女已然樱唇微张，叱道：“喂！你是聋子？我问你穷嚷嚷些什么，怎不说话？”

“我要是聋子，那你就是疯子。”

“你这人说话好生没理……”

“我没理，你有理？”

“哎呀！你这人是存心找岔子的……”

“我看存心找岔子的是你。”

青衣少女三番两次被刘英豪顶撞，不由脸色微变，

但那也只是瞬息之间的事，眨眼工夫，她已恢复原来的态度，仍然好声好气道：“我不是找你吵咀来的，我问你的话，基于一片好心，并无半点恶意，希望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大声长啸。”

“高兴！”

“高兴？”青衣少女跟着刘英豪念了一遍，陡然柳眉一锁，道：“你难道不顾死活？”“你还会顾人死活？”

青衣少女茫然不解地瞪了刘英豪一眼，又道：“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？”

刘英豪本还想气她一气，可是，看她一无怒意，又像对自己十分迁就，于心甚感不忍遂道：“还记得数月前的一夜么？那时我饿极，你却将我烤好的山兔偷走……”

青衣少女漆黑发亮的两眼骨碌一转，接着格格一阵娇笑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但当她哈腰捧腹之际，忽然发觉刘英豪双眼圆睁，似乎余怒未熄，连忙收敛笑声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并无意使你挨饿，只不过见你悠然自得的样子，想跟你开开玩笑罢了，同时，我还想考验一下你的功夫，没想到……”

她本想说：“没想到你功夫竟然这么的菜”又怕触

怒于他，故此倏然截住，另改下文，道：“事情已然过去，相信你总不会为这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而怀恨在心，再说，那时我确实很饿……”

“饿你可以说呀！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，良心说得过去么？”刘英豪气愤地使劲瞪了青衣少女一眼。

青衣少女微微扭动了一下腰肢，道：“我总认为你们男人比女人办法多一点。”

此话一出，刘英豪有如六月天喝凉水，忽有一阵舒服的感觉。

青衣少女似乎善于观言察色，紧跟着又道：“这么一点小事，竟也常惦记在心里，不是我说你，阁下气魄未免小了一点。”

刘英豪闻言非但未怒，反而哈哈大笑，频频摇手道：“说你不过！说你不过！……”

他略顿了顿，倏然面色一正，又道：“此刻我没工夫跟你闲缠，你还是躲远点好，以免一会儿连累上你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刚才大声高啸，乃是故意的啦！”

“难道还有谁逼我如此。”

“你可曾想到后果？”

“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一对杀一双，这就是后果，还

有什么值得考虑的。”

青衣少女忽然显出极为焦急的神态，雪白的脸，微微浮现一层青色，道：“现在不是争辨的时候，我希望另找个地方跟你详谈一下。”

“跟我详谈。”刘英豪以不相信的口吻问。

“难道你没有兴趣？”

话甫落唇，她已飞一般地纵起身形，打刘英豪身侧趣过，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不由分说，拉起就跑。

刘英豪怎也没想到此女如此胆大，她这一斗然间的动作，迥出意料之外，是以被她抓过正着。

他本可以挣脱青衣少女手掌，但他又怕拉拉扯扯为人看见不雅，急得满脸通红，呐呐道：“别拉行不行？我跟你走就是啦！”

青衣少女倒也听话，手一松道：“谅你也跑不了，纵然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你追到，不相信你试试看。”

刘英豪心想我倒要试试你的能耐，心念一转，立即微一加劲，身形疾如弩箭离弦，“飕”的一声纵去。

青衣少女轻功却也不弱，满头青丝往脑后一甩，竟也快比流星，随后跟着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想隔不过一肩之差，二人俱都互相佩服对方轻功不已。

刘英豪想把青衣少女甩脱也不易，青衣少女想追上与他并肩而齐实也甚难。

双方保持着一定距离奔驰了一阵，晃眼已然翻过一座山顶，渐渐，青衣少女微有喘息，呼吸已感不匀。

刘英豪初时尚未觉察，过了一阵，方始发觉她脸色渐红，呼吸急促，却无丝毫示弱讨饶的表示，不禁对青衣少女好强之心，深深感动。

这时。

他已慢下脚步，青衣少女从后追上道：“是不是看我跑得很吃力，想同情我？”她说话时，态度冷漠得可怕。

“我没这么想”

“你可知我找你找得好苦？”

刘英豪只当是她戏言，心里好笑，道：“找我找得好苦？”

“可不是”这时她的态度一本正经。

刘英豪从她的眼光中看出话中有因，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尴尬一笑道：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青衣少女原来板起面孔，渐渐和缓下来，叹口气道：“此刻我不需要你了解，让我先告诉你，我已救了你一次……”

刘英豪益发糊涂，青衣少女却接着又道：“你可知帅哥教已倾巢而出，猬集昆仑么？刚才你一声高啸，势必惊动了群丑，倘若循声而来，仅凭你一人双掌，就能敌过数十高手？我认为你未免过份自大和疯狂。”

“江南魑魅手下，高手云集，已非昔可比，纵然你武功再强再高，孤掌难鸣之下，徒送性命而已，我却没想到你会傻到这种地步。”

青衣少女的话，口气和词句方面虽然稍欠斟酌，但她却完全出诸一番善意，刘英豪并非横蛮不讲理者，听她说罢，情知自己适才为着久寻敌踪不获，一时性急，是以未顾及后果。

他虽明知青衣少女好心，却不明白何以她此刻如此关心自己，这问题在他脑中久久难解，尤其她适才说找自已找得好苦，此话又应作何解释？

刘英豪莫名地一笑，撇开自己高啸诱敌的话不答，却道：“请问你找我为的什么？”

青衣少女睁大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了一下刘英

豪，然后猛然摇头，同时脸上显出一点女孩子本能的微羞，浅笑不语。

刘英豪见她笑而不语，似乎别有作用，又紧逼一步道：“难道还有什么碍于启口的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既然没这意思，为何笑而不答？”

她又笑笑，仍未答话。

刘英豪一发好奇，却装作不悦道“怒我没这种闲情逸致陪你打哑谜，我的事还多着，你要再不说，我可得走啦！”

青衣少女又是格格一阵娇笑，然后道：“不是我找你。”

“不是你找我？”

青衣少女点点头，又指了指另一座山顶，意思是说找你的人在山那边。

刘英豪微吃一惊，道：“那么是谁找我？”

“是我师父命我找你。”

刘英豪一听，更是一头雾水，一顿，道：“恐怕你认错人了，我们素不相识……”

青衣少女伸手一指他的鼻梁，道：“你是不是昆仑